

孫述宇

小說內外

上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978-0-19-800212-3

小說內外

上卷

孫述宇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irst published 2010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小說內外

上卷

孫述宇

ISBN 978-0-19-800212-3 (上卷)

ISBN 978-0-19-800761-6 (下卷)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自序

這一些舊作能再出版，我深感欣慰。除了「敝帚自珍」的原因，我更盼望藉此重提那幾個問題。舊作是當年我個人所作的一些探討，其中或有少許初步成績，但滿意的答案尚未得到；如果再版引起讀者重新探討的興趣，如果學界在這裏得到他山之石，我就喜出望外了。

絕版多年的故紙再次刊出，實拜香港利希慎基金之賜。基金資助本港學者把思考所得，在政治和商業夾縫中發表出來，可說是功德無量。

若無好朋友相助，這書也不能面世。幫助最多的是雷競璇、林道群、黃愛玲、周錫輝、夏淞、甄沛之、陳海昌、黎淑儀、黃慧英、霍玉貞、曾誦詩、劉偉聰。他們多與我有先後同窗之誼；劉偉聰例外，我因此更須稱謝。

上卷前言

一

本書上卷所收是議論舊小說的文字。議論《金瓶梅》的部份收了《金瓶梅的藝術》全書。三十多年前的「少作」，重刊時難免想作些修改，但最終決定保存原貌。我所受正規教育是在英國語言文學的範圍，這本小書記下我回過頭來閱讀中國舊文學時的驚詫和欣喜。保留小書的膚淺原貌，應當更易為讀者理解，而書中各處的缺失，亦正好給來日的學子一些警惕，甚至啟發。

二

《水滸傳》方面，我的閱讀經驗與《金瓶梅》很不一樣。《金瓶》是從學生變為教師之後才有緣讀到的；《水滸》卻是小學階段中在物資匱乏的抗戰大後方油燈下讀完的。在那時沒有電影更沒有電視的環境裏，中小學生會把這小說翻來覆去讀上十多遍，把一百零八個好漢的姓名、綽號、容貌、武器、乃至說話的特色都記得清清楚楚。開頭我就像其他同學，對眾好漢十分敬佩，為他們一切舉動喝采；到年齡稍長，往日的崇拜熱情降溫，漸漸會瞥見好漢們兇獍的真面目，疑問也就油然而生。日後我看見魯迅或夏志清對他們的責難，並不覺得難以理解；不過，由於從來對這群小說人物有感情，我不能像魯迅和夏志清這麼輕易鄙視他們。我尤其不喜歡把他們的殘虐行為，算賬算到中國人的民族性上。帶着理智和感情的矛盾，我仔細檢查《水滸》的資料，

又從英人安姆遜的牧人文學理論得到啟發，終於想通道理，寫出一本書來。

這本書在台灣初版時叫做《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在香港再版時刪去了「心態」二字，簡化為《水滸傳的來歷與藝術》。字數多，不便全錄，這裏只選了幾章來傳達一下書的要旨。我首要的議論是《水滸》這種強徒文學的性質與特色。這個議題值得探究，因為這種在民間武裝中間流傳過的真正強徒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罕見，而對中國通俗文學影響鉅大。其次，我也討論《水滸》文學的歷史背景。過去學者如余嘉錫等曾以為梁山好漢的故事發生在宋徽宗的宣和與政和年間，因為好漢們的名字出現在那些史籍上；我跟從余先生的線索入手，但認為故事映射的是金人入侵後高宗朝的事。比如大名府的許多故事，無法與徽宗朝的史實對應，但是與金人傀儡劉豫的政權非常吻合。

歷史上推動水滸故事創作的一股精神力量，我相信是民族英雄岳飛。由於通俗文學中岳飛的故事已見諸《說岳》的系統，若把他扯到水滸處，難逃牽強附會之譏。我已把證據寫在書裏了；我猜想水滸故事和說岳故事是岳飛所引發的先後兩個民間創作的浪潮。本來，《水滸》中宋江的形象（矮子「黑三郎」），與戰場上無敵的岳少保相去甚遠；我的聯想其實拜中國大陸上那一場場政治運動之賜。「批水滸」時，宋江的罪名是「效忠趙宋皇朝，鎮壓人民起義」；這罪名正好是批判岳飛運動中岳飛的罪名。我因而想到，《水滸》中「平方臘」以及更無稽的「平田王」部份，會不會是映射岳飛當年「平群盜」和「平湖寇」的軍功呢？而小說裏宋江那麼死心塌地要受招安以為國盡忠，看來是創作者要為岳飛鳴冤，因為岳飛被戮的罪名是謀反，是對趙官家不忠。

三

我從前想寫一本書，題為《舊書新讀》，分章討論那幾本經典舊小說。原擬的次序是先論《水滸傳》，次論《金瓶梅》，再次論《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結果是論《金瓶》的文字先寫完，成品是一本小書；論《水滸》的接着成了一本較長的書。其餘的幾本，我亦早有些想法。比如《演義》可從幾個角度來探究，我用以討論《水滸》的強徒文學觀念可以在此再上場。至於《外史》，我覺得作者吳敬梓畢竟是個儒家，過去學界拿他的所謂「反科舉」和「反封建」立場作文章作得過多了，要是把這本諷刺小說與歐洲啟蒙時代伏爾泰等人的警世小說並列着作一番比較研究，對理性主義文學的性質，或可有所發現。只是由於環境改變，這些探討我都沒有動手做。

關於《紅樓》我的一些看法也未能寫成書，寫出的只有這篇短文〈紅樓夢的傳統藝術感性〉。「紅學」在二十世紀非常熱鬧，嗜愛戲曲的文人多是「紅迷」，超卓的文史學者王國維是這小說的大護法，毛主席的政治口號也有不少可溯源到這裏。崇高的地位確立了，但小說的成就要怎樣描述和界定呢？似乎多年來學者和評家眾口一詞，都說這小說是追求戀愛自由、反封建的寫實主義巨著。我對此很疑惑；我不相信王國維愛這本書是因為它反封建的態度和寫實的性質。我想曹雪芹那些寫「脂評」的朋友們，也不是為了這些原因而傾倒的。曹雪芹寫作時，心中的讀者是他們；我的文章是要探討一下，這些讀者會怎樣欣賞這本小說。

我還有一個未做的研究，就是追尋《紅樓夢》的精神和藝術世系。《紅樓》的上一代應當是書中寶玉和黛玉都愛不釋手的戲

曲《還魂記》、《西廂記》等，特別是有「誨淫」之名的《西廂》。這戲曲的上一代當然就是短篇傳奇〈鶯鶯傳〉（〈會真記〉），那裏面的崔小姐讓後世士人做了逾千年的綺夢，黛玉身上還有她的影子。〈鶯鶯傳〉的上一代是張文成的〈遊仙窟〉，那裏頭的張生遇仙（「會真」），比鶯鶯的張生早了百年。那個張生和十娘相對賦詩，你來我往，直賦到上床成就了好事。一個很着意於瑰麗文辭的、輝煌璀璨色彩繽紛的色情文學傳統，在那裏開始。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目 錄

自 序	vii
上卷前言	ix
 《金瓶梅》的藝術	 1
1. 前言：國人忽略了的小說	1
2. 各種真假缺點	2
3. 寫實藝術	6
4. 活力的表現：幾個小妓女	10
5. 應伯爵	16
6. 諷刺藝術：《儒林外史》的先河	21
7. 宋惠蓮	25
8. 表裏之別	35
9. 德行：吳月娘與武松	41
10. 癡愛：李瓶兒	48
11. 嗔惡：潘金蓮	55
12. 龐春梅：《金瓶梅》的命名	62
13. 西門慶：貪欲與淫心	66
14. 平凡人的宗教劇	73
15. 餘論：佈局與成就	79

《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	89
1. 《水滸傳》：強人說給強人聽的故事？	89
一、怎樣的強盜書？	89
二、殺人越貨	91
三、女人禍水	96
四、骨肉同心	102
五、江湖義氣	104
六、亡命漢的臉孔	106
2. 南宋民眾抗敵與梁山英雄報國	109
一、是真實還是虛構的故事？	109
二、兩宋之際的軍賊	112
三、敵前敵後的自衛武裝	130
四、岳飛的復國方略	155
五、歷史在小說裏	177
六、小說如何寫成	189
3. 岳 飛	196
4. 生辰綱、大名府、李天王、聞大刀	207
5. 家室之累	211
《紅樓夢》的傳統藝術感性	219
韓世忠和劉錡	244

《金瓶梅》的藝術*

1. 前言：國人忽略了的小說

《金瓶梅》是一本質和量都驚人的巨構¹。篇長凡八十萬字，對中國小說的影響非常深遠，因為後出的兩本名著《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都學效本書的寫法，而這兩本名著後來，又各有不少模擬之作。

這樣的一本小說，照理應當有很多人仔細研究過，寫下很多文字纔是，但事實上卻沒有。這小說的藝術成就，在晚明袁石公寫了幾句詩話式的評語之後，直到幾年前夏志清的《中國古典小說》出版，一直沒有詳細的討論。大家諱言「淫書」，是個主要原因。當年胡適研究舊小說，研究到《醒世姻緣》而不及這本。

* 初版〈自序〉有這樣的一段話：「這本小書，原是我想寫的一本較長的書的一部份。我在民國六十年前後便已打算寫一系列的文章，討論《水滸》、《三國》、《金瓶》、《紅樓》、《儒林外史》之五本舊小說巨著，文集定名為《舊書新讀》。文章的大綱擬出了，總述全書的導言，也在六十四年發表了，可是文章改來改去，迄未殺青。論《金瓶梅》的部份，送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承報社諸先生不棄，建議印成一本小書，單獨發行。我初時有些猶豫，因為這篇雖然只評論《金瓶梅》，但原意是與評論《水滸》、《紅樓》、《外史》的文章一起看的；可是轉念《舊書新讀》可能再拖兩三年才出版，現在先印出一部份，可以藉之知道文化界的反應，也是好事。」

1 本文根據的版本是《金瓶梅詞話》（日本大安一九六三版，依照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藏本）。引文時，偶用康熙乙亥皐鶴堂張竹坡評點「天下第一奇書」《金瓶梅》校正，並改用幾個當今通用的新字——「每」改為「們」，「他」改為「她」，「的」改為「得」等——以利讀者。

後來大陸上整理文學遺產，把《紅樓》和《水滸》都校訂了出版，《金瓶》的版本問題雖然更需解決，卻受不到這種優禮。只有大膽的吳晗，在一九三三年寫下〈《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作者問題比較認真地討論了一下²。

《金瓶梅》是很需要好好校訂過，也很需要好好評介一番的，不然這本小說馬上就要湮沒了。儘管小說還很易買到和借到，仔細看的讀者今天已是少之又少；一般人都是慕「淫書」之名而來，只翻尋那些講述房事的章節。我們也不能全怪讀者，因為這書是的確很難看的。字數驚人之外，書中生動的對話多是明末山東的方言，今日的讀者往往讀也讀不來，更遑論欣賞那特別的味道。版本又糟，幾個版之間大有出入。而每個都有訛漏。小說又有不少當今讀者不喜歡的「缺點」，使我們從開首就對它生出偏見。而書又寫得深沉，比別的中國小說都深沉得多。一般人若是帶着看淫書或看消閒書的心情來到，看見只有些家庭瑣事，沒有《水滸》中的天上星宿降生來播亂塵世與討平遼國，沒有《紅樓》中的補天遺石降生為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公子與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小姐戀一場最漂亮的愛，怎麼肯看下去？

2. 各種真假缺點

我們且先把《金瓶梅》的缺點提出來，說清楚了，作一些心理上的準備。

書的文字不很勻一，並不是每章都好。開頭和結尾比中間差得多。小說是從《水滸》中潘金蓮和西門慶私通的故事衍生出來

2 這篇文章發表在《文學季刊》創刊號，後來收在《讀史劄記》（三聯書店，一九六一），姚靈犀的《瓶外卮言》（天津書局民國廿九年版）也收了此文。

的，開始時整段整段的襲用《水滸》，寫起來並不比《水滸》高明。（當然，我們也得承認，潘金蓮的故事是《水滸》中了不起的藝術成就。）西門慶娶孟玉樓比較有趣，領一群幫閒嫖客上李桂姐的院子也有趣，但是潘金蓮私通僕僮，以及西門慶勾上李瓶兒，都缺乏寫實的力量。小說要到第二十回前後纔好起來。從這裏直到八十回前後，是小說的精華所在³。但是到西門慶死了，作者便好像洩了氣；再到潘金蓮死了，下面雖還有許多字數，但更沒有勁了。以後的章回，由一些「新橋市韓五賣春情」之類的故事改寫成，究竟是作者胡亂湊成一百回，還是他人續貂，我們都無法知道。無論如何，要評《金瓶》的藝術，最好還是以中間那六十多回為主要根據。

小說另一個缺點，來自作者勸善的作風。作者講故事中間，常要對「看官」講些道理，進些忠言。當今的讀者會不高興作者這樣闖進故事裏來，又會疑心這些忠言是作者寫淫書時的偽善姿態。其實「作者闖進故事中」是舊日文學的慣事，中外皆然，我

3 夏志清覺得小說的精華部份始於第九章，終於七十九章（即西門慶的死期）。見所著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Chin Ping Mei"*, pp. 169-170.

我的印象是，小說在第七回「薛嫂兒說娶孟玉樓，楊姑娘氣罵張四舅」，已與《水滸》的味道很不同，因為一種很突出的諷刺文體已經出來了。（甚至早在西門慶潘金蓮入馬通姦時，「竹坡本」的敘述已比《水滸》進了一步，但「詞話本」則依隨《水滸》。）但那種在別的舊小說中罕見的真實生活的感覺，卻要到廿回上下才濃郁起來，而第一個深刻的故事是廿二回出場的宋惠蓮。

西門慶在七十九回死後，小說就鬆懈了。但正如徐夢湘（〈關於《金瓶梅》的作者〉，收在文學出版社編的《明清小說研究論文集》，一八三頁）指出，作者並不是無意寫完陳經濟和春梅等故事的，潘金蓮的死寫得很有力；春梅的「重會月娘」、「遊舊家池館」、「淫亂喪生」等也很有意思，大概都是原先構想過的項目，只是動筆寫時已沒有勁了。陳經濟則不知何故，從頭到尾都得不到作者同情，所以一直沒有一點深度。作者後來為什麼沒有勁了，我們不得而知，然而不是不能想像。創作的衝動是個神秘難解的問題，作者寫完一個角色或一個階段後疲乏起來，這是很可能的事。

們也不必太生氣；淫書作者虛偽地勸善懲淫固然是常見，但我們細讀完《金瓶梅》，都會相信這作者倒是一點兒也不虛偽。他若不誠懇，是寫不出這樣的書來的。《金瓶梅》中勸善說理之為缺點，祇是由於這使作者心中存了先入的成見，因而窒礙了他的藝術。作者的觀察和感受的能力是一流的，有時我們發覺他的才能沒有充分發揮，十九都是由於他要勸善，要說理，據着抽象的概念來創作，犯了作家的大忌。潘金蓮可能是個好例子：這個女人佔了書中很多篇幅，也着實花了作者不少精神。然而她的真實感來得很晚。讀者看了半本書，仍然感覺好像祇是聽見人家說這女人怎樣怎樣，不像看見她的真身；原因也許就是作者心中早存成見，要寫一個害人的淫婦。

《金瓶梅》在文字與情節上錯誤多得不得了，在未有完善的校本之前，讀者要是不肯海量包涵，這小說就無法欣賞。但讀者應該包涵，因為錯誤儘管多，作者的責任卻未必很多。拿文字上的錯誤來說，那些在歷次傳鈔、合法與不合法刻版翻印中各種「手民之誤」，實不應算到作者帳上。當今歐美體面的出版機構，有完善的編校制度，即使作者寫錯了字也能校正，手民之誤當然是少之又少；古人沒有這種福氣，從前的文學作品常常都是瘡痍滿目的。

至於情節上的錯誤，又要分開故事各部不相符與故事和歷史不相符兩類來說。不符史實的情形，不外是拿了作者當代明朝的事實來敘述書中宋朝的故事。清人常常據此來嘲笑作者淺陋，又因而斷定此書不會是博雅的王世貞的手筆。其實，與史實不符的文字，出於史家便是錯誤，出於文學家卻未必是錯誤。莎士比亞劇中這種例子可說是車載斗量，而現代學者編註這些劇本之時，只把事實註出來就算了，並不覺得需要嘲笑莎翁一番。像莎氏樂

府與《金瓶梅》這樣以今日的事情來講先朝故事，其實有一種特別的藝術作用，就是令當時的讀者觀眾倍覺親切與刺激。《金瓶梅》裏面的太監和理刑官，當然是明代而不是宋代的作風，但是這有甚麼要緊呢？《金瓶》又不是史書，甚而不是嚴格的歷史小說，而祇是沿用《水滸》的時代來說人生，這樣，說到官場，扛出當代的理刑和太監，內容更豐富了，藝術上的真實又不損，為甚麼不可以？作者肯定是思索過這些道理的；淺陋的是那些嘲笑他淺陋的人。

故事本身的謬誤就不免影響我們閱讀的樂趣了。謬誤的主要來源，是故事中大量夾進的曲子與其他描述性的韻文⁴。拿萬曆年間的「詞話本」來說，曲子與韻文之中，許多都是可以刪除而于故事無妨的（事實上崇禎年間的《金瓶梅》已經刪除了很多），更有不少是由於具有諧謔嘲譏的本質而會破壞故事的寫實風格的，比如裁縫、醫生、穩婆等人的嘲謔性自述，戲子在官員宴會中大唱嘲罵貪官的戲，西門慶死後妻妾上墳唱的悼念曲子等等。韓南教授 (Patrick Hanan) 把這些戲曲的來歷找出了不少⁵，但戲曲都是《金瓶梅》的作者抄進書中去的呢，抑或其中有些是書商附加以廣招徠的呢，我們不得而知。晚明曲子盛行，書商可能想討好讀者，加以金瓶又是本受不到保護的書，那些令版本學者皺眉的「閩賈」及別的書商可以為所欲為。所有這些謬誤，將來出一本好的校本⁶，便可消除；但在未有這校本之前，讀者只好忍耐一點。

4 當然還有別的謬誤，如夏志清所指出的孝哥出家的年紀、西門托生的事（還有李瓶兒托生的事），但這些還不算太多。

5 見所著 "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N.S.10. I (1963)。

6 《金瓶梅》的版本問題，可參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長澤規矩也（「《金瓶梅》の版本」附於東京東方書局所出《金瓶梅》日譯本內）、韓南 (P. Hanan, "Text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N.S. 9.I (1962)) 等

但這書的錯謬無論怎樣多，終是瑕不掩瑜。我們即使拿着最差的版本，祇要不存成見，有耐心地看下去，必定會看出這是天才之作。這書和莎士比亞的戲劇相似的地方很不少，我們提到兩者都愛以今說古，此外兩者都愛說笑話，都不避忌情欲，而致讓人詬為淫猥；但最要緊的是，兩者都是很多瑕疵的、不以謹慎見長的天才之作。這樣的作品，要吹毛求疵是容易不過的。但是，為甚麼不看它們的優點與成就呢？

3. 寫實藝術

《金瓶梅》的成就，是寫實藝術的成就。

《金瓶梅》起源於《水滸傳》，不但承受了那個潘金蓮和西門慶通姦的故事，還承受了這故事的寫實手法。《水滸》這小說有一部份是英雄故事，另一部份是寫實文學。英雄故事的部份，很誇張地講刀槍和武藝，講拔樹舉鼎，講好漢打倒壞蛋，講大碗酒大塊肉和大把銀子，這些都是使人心大快的事，但卻是真實日常生活裏絕少見得到的，因此這一部份是逃避現實的浪漫藝術。在英雄故事的盡頭，《水滸》就開始寫實，寫真實生活裏經常發生的事。《水滸》中的英雄事迹多是在戶外上演的——在大路

學者著述。

至於校本，我的管見以為應該以崇禎或康熙的本為基礎，因為這兩個差不多的版本文字比較好。（比方李瓶兒死前，潘道士來作法，萬曆「詞話本」讓讀者覺得他真有超自然法力，但康熙「竹坡本」的敘述則表示他的法力是真假之間，而只用人心理便能解釋那些現象了。）民國廿一年山西發現萬曆本時，學者以為這是原刻本或早期刻本，並以為崇禎本源出於此，但後來韓南研究版本與任希之研究句法（James L. Wrenn, "Textual Method in Chinese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清華學報》新六卷，民國五十六年），都以為萬曆本和崇禎康熙本分屬兩支，而不是一脈相承的。